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75-82.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6>



## 观海·航海智慧与想象力·海洋升华 ——中西方海洋文学的异质和同质

倪浓水 (Ni Nongshui)

**摘要:** 中西方的海洋文学，都与一般性文学同步形成和发展。《奥德赛》和《山海经》分别是它们的源头。不同的海洋认知和文化传统，导致中西方有不同的海洋诗学品质。但是海洋本就是浑然一体，中西方也有共同的“母亲海洋”的情感，所以中西方的海洋诗学，又有同质的存在。在“海洋升华”的共同追求中，这种同质性必将会有更多的融合。

**关键词:** 中西方；海洋文学；诗学品质

**作者简介:** 倪浓水，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海洋文学、海洋人文。

电子邮箱：719692945@qq.com。

**Title: Gazing at the Sea: Maritime Wisdom, Imagination, and the Oceanic Sublime —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Abstract:**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evolved alongside their mainstream literary traditions, with Homer's *Odyssey* and China's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serving as their respective fountainheads.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the ocean and distinct cultural traditions have given rise to distinct qualities in their maritime poetics. Yet, the sea itself knows no borders; a shared sentiment toward the “Mother Ocean” ensures a fundamental common ground. It is in the mutual pursuit of the “Oceanic Sublime” that this common ground is destined to foster deeper integration.

**Key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Poetics

**Author Biography:** Ni Nongshui, professor at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maritime humanities. E-mail: 719692945@qq.com.

“在西方叙事文学的黎明时分，荷马的奥德修斯扬帆出海了。”（科恩 1）在西方海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小说与海洋》中，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科恩以这句文学抒情和学术判断兼备的描述，开始了她对西方海洋叙事诗学的开创性构建。她认为荷马《奥德赛》既是西方海洋文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西方一般性叙事文学的“黎明时分”。这种一般性文学和海洋文学“同源”的现象，在中国的《山海经》里也有同样的体现。明代胡应麟指出“《山海经》乃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135），《四库全书》也认为《山海经》“直小说之祖耳”（永瑢、爱新觉罗等《四库全书》551）。而《山海经》的小说元素主要体现在《海经》部分，因此《山海经》也可以被视作为“中国海洋文学之祖”（倪浓水 10-15）。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和对海洋认知及海洋实践程度的不同，东西方的海洋诗学，毕竟有审美上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不是完全隔绝的，它们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相同，异质和同质并存。总的来看，东西方都有共同的“观海”书写现象，又有各自的“航海智慧”和“想象力”的发展路径，最终都以“海洋升华”完成殊途同归。所以说，东西方海洋书写，既自成诗学传统，却又似隐似现地交叉在一起，共同显示出海洋文学普遍性的一些规律。它们虽有不同的诗学特质，但并不存在高下之分。它们都属于人类“重回海洋”的文学体验。

### 一、“观海”：东西方海洋书写共同的“情感源头”

所谓“观海”，就是以站在海边的视角，观赏和描述大海。这既是一种海洋体验方式，也是一种海洋书写的视角和形态。

“观海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一种的常态性类型和历时性的存在。《山海经》许多海洋图景的构建和呈现，取的都是站在海边观察的视角。进入汉魏后，这种“观海”书写和抒情就显得更为普遍。署名为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中“西海水有人，乘白马，……驰马西水上，如飞如风”（东方朔 55）的画面，分明也是如此。至于那个时期的海洋抒情作品，“观海”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曹操《观沧海》即是其中的经典。而两汉以来的海洋赋体作品，更是展示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抒情和叙写向度，从汉代班彪的《觅海赋》如此，一直到清代纪昀的《海上生明月赋》，都是“观海”之作。

但饶有意味的是，在西方海洋文学的早期传统中，也曾经出现过这种“观海”视角的海洋书写。对此，英国海洋文化史家约翰·迈克在其海洋研究专著《海洋：一部文化史》中，引述 19 世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记》的内容：“梅尔维尔以一段标题为‘海市蜃楼’的思考为《白鲸记》开篇，在这部作品中，他的故事叙述者伊希梅尔回忆了起初引领他走向大海的一些情况。他注意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美国任何一个东部沿海城市的防洪大堤和一些有利位置，都挤满了‘观海者’，像成千上万的哨兵待岗一般‘倾听大海梦幻曲’，尔后又来了更多的人：一直不行至海边，似乎一副要跳水的样子。奇怪！除了陆地的尽头外没有什么能使他们满足；在那边库房的阴影下晃来晃去也不过瘾，不过瘾。他们尽可能地靠近大海而又不至于掉入水中。他们站在那儿，长长的一排——绵延数英里。（116-11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海”现象？约翰·迈克对此从心理角度进行了分析：“在英语中，短语

‘all at sea’的意思是某人完全、彻底地迷失了方向。此处所指的大海犹如荒野，没有任何道路或清晰的标志。一旦置身海中，那种必然不辩东西南北的恐惧便会如影随形。在写《迷人的洪水》一书时，奥登的脑子里显然有此想法。……他写道：‘但凡有办法，绝不去下海。试图穿越它的人暴露出一种近乎傲慢的鲁莽，令其朋友们也牵肠挂肚。’（85）”

这与鲁迅先生对这方面的描写和分析，几乎如出一辙：“在昔人智未开，天然擅权，积水长波，皆足为阻。递有剝木刻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浆而帆，日益衍进。惟遥望重洋，水天相接，则犹魄悸体栗，谢不敏也。（152）”

但人们之所以停步海边，不仅是出于对大海的畏惧，还因源于对大海的欣赏，恐惧和赞美共同构成了“观海”图景的形成。所以约翰·迈克进一步分析说，“在18世纪50年代，当埃德蒙·伯克阐述（海洋）‘令人敬畏’的特点时，人们的观念早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海滨，作为城市的健康备选之地，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另外）大海的情绪反映了一种相关的理想状态：风平浪静让人想到了美。……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你可以投身波涛之中，体验那种沉浸海中带给你的兴奋，那是发自肺腑的感觉。（119）”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对于海洋“魄悸体栗”进而“谢不敏”，拒绝亲近海洋，毕竟是在远古时代。自先秦《庄子》《列子》开始，中国就有审美性海洋意象诞生，也就是有了海洋文学的萌芽，到了后来，更成洋洋大观。

其实，如果进一步分析，那么可以发现，“观海”文学现象的出现，并非仅仅是“畏惧海洋”那么表层和简单。所以，在中西方共有的“观海”现象的后面，还隐藏着更深刻的“同质”，那就是人类对于“母亲海洋”的共同情感。

对此，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这位风靡全球的“海洋三部曲”《海风下》《环绕我们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的作者，有过深刻的分析。她指出，与一切生命一样，我们人类也诞生于海洋。人类生命体系中的循环系统、石灰质骨骼和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中流淌的原生质都来自于海洋的馈赠。在人类离开海洋进入陆地生活无数年后，“最终，人类又找到了回归大海的方法。伫立在海岸边，他一定十分惊愕而且好奇地看着大海，为他对自己血统的无意识的认知而迷惑。他不能真的像海狗和鲸鱼那样重归大海，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他用自己的本领、大脑的独创力和理智探索和研究了海洋最便利的部分，因此他可以用智力和想象力重回大海。（卡逊 17）”

一切生命都来自于海洋。海洋也是人类的母体，所以当我们站在海边“观海”，潜意识里表达的就是对“母亲海洋”的感情。这可以说是全人类“海洋情感共同体”，这也是中西方海洋文学共有的“情感源头”。由此出发，“重回海洋”的海洋文学就诞生了，“重回”的方式，蕾切尔·卡逊认为就是“智力和想象力”。但在我们看来，西方的海洋文学更注重“智力”也就是玛格丽特·科恩在《小说与海洋》中所说的“航海技艺”，而中国的海洋文学，更具有“想象力”的特质。

## 二、“智力”和“想象力”：中西方不同的海洋诗学传统

“航海智力”或“航海技艺”是西方海洋文学的根本性特质。玛格丽特·科恩《小说与海洋》就是一部专门分析“航海技艺”的专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她基本上采用了技艺（craft）的视角来观察海洋学的历史性变化，也就是她侧重于技艺在航海生活中具体内涵的变迁，来揭示西方海洋学的盛衰。（朱国华 14-26）”

《小说与海洋》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便是“航海技艺”，作者从多部海洋小说中，总结提

炼出诸如谨慎航海、操作规范、碰到异常如何处置、遇到风暴如何果断应对和随机应变、船员必须要有集体主义意识等极具“技艺”性的内容；在第二章“航海异事与小说”中，作者继续以海洋小说文本为依据，又从“技艺的集体性”“武士技艺”“自由的技艺”“技艺高超的女英雄”“技艺与美德”等角度，对“航海技艺”进行更广泛和全面的分析。她将航海技术与航海伦理、海洋英雄人物品质构成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事务性的航海技术，升华到文学美学的高度，构建起西方海洋书写的诗学体系。

玛格丽特·科恩以“航海技艺”为立足点的西方海洋诗学构建，精准抓住了西方海洋小说的特质。“海洋小说极力展现海上冒险的实践技能，同时也探寻某方面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与超验的无家可归的抽离状态一起构成了海洋小说。……海洋小说专家会被书中的细节所吸引，而从海洋这一新的角度来审视小说，则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一研究领域越来越引人注目，而科恩对海洋作品的重新审视，则在这一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陈橙 167）”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玛格丽特·科恩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在英国海洋文化专家约翰·迈克《海洋：一部文化史》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内容。在这本主要任务便是考察“航海生活意味着什么？海上世界是如何构建的”问题的专著中，其核心章节就有“航海及行为艺术”和“轮船即社会”。这本专著虽然说主要考察海洋文化，但作者所凭借的资料，仍然都是海洋小说。在约翰·迈克看来，一部海洋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部海洋文学史，因为它们所反映和描述的核心内容，都与航海技术也就是“航海智慧”有关。这在他引用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的话中有显明的体现：“大海与海风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有机体。大海的力量是无穷的，船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两个有机体，一个用之不竭，另一个足智多谋，而它们之间的斗争，叫做航海。（迈克 133）”因此他认为海洋文学的范畴需要扩大，不仅是小说，许多航海日志之类的文献，其实都是海洋文学作品，因为它们本身都是“航海技艺”的构成。

西方海洋文学的诗学传统，体现为通过航海技术这样的“智力”来回归海洋的叙写。海洋叙事的核心内容就是人在船上，船在海中，人战胜航海中的一切困难。人、船和海洋环境，构成了西方海洋书写的三大要素。而海洋航行和探险，仅有勇气是不够，航海更需要“智力”。玛格丽特·科恩称之为“实践智慧”。荷马的奥德修斯航海经历完整地显示了这种“实践智慧”。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和《辛格尔顿船长》、阿兰·勒内·勒萨日《罗伯特·谢瓦利埃历险记》、詹姆斯·费尼姆·库柏《领航者》、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父《雷德船长历险记》等作品，无不都是这种海洋“实践智慧”的优秀书写文本。它们证明：“如果说奥德修斯是在神话世界中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那么他的后继者们就是在‘被上帝抛弃’的人世间，凭借自己的实践技能，一次次地死里逃生。（科恩 3）”

中国有广泛的航海活动，中国也有悠久的海洋书写传统，但如果从“航海技艺”的角度予以考察，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没有“航海文学”，因为基本上没有“航海技艺”方面的书写。许多海商或者航海者在航行途中遭遇风暴等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中却都是一笔带过。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所记叙一则海难事故：“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风，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视前后舟覆溺相继也，独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张篷随风而去，欲葬鱼腹者屡矣。（4664）”对于遇难经过，也仅仅多了一句“人力健捷，张篷随风”而已。以郑和下西洋为背景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本来应该是最有可能产生航海智慧叙写的中国海洋小说，却成了一部海洋神魔小说。明代萧崇业《航海赋》有许多关于造船技术的描写。但是对于“航海技艺”方面的叙述，的确少之又少。萧崇

业虽然以《航海赋》作为标题，其实对从中国出发前往琉球国的“航海”本身，却完全缺位。

然而，中国的海洋叙事，虽然缺少“航海技艺”等方面的“智力”内容，却有着丰富的“海洋想象力”，这是中国海洋文学的诗学品质所在。从《山海经》开始，海神、海怪、海市、海上神仙岛、海洋方国、海洋珍宝、人鱼等等，无不充满了惊人的想象力。它们都是古人海洋认知和海洋寄寓的折射，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海洋书写中的体现。仅仅“人鱼”系列，就有秦汉《山海经》的“鱼妇”、魏晋张华《博物志》的“鲛人”、宋聂田《徂异记》的“妇人鱼”、明冯梦龙《情史》的“送信鱼”、清沈起凤《谐铎》的“泪珠鱼”等等形象，远要比西方美人鱼、女妖等仅有几个形象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如果从“母亲海洋”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人鱼”形象，更具有“慈爱”的特质。冯梦龙笔下的“送信鱼”成全恋人相思，聂田想象的“妇人鱼”比起西方的美人鱼更具有人性美质，沈起凤《谐铎》的“泪珠鱼”为了解决主人的相思之痛不惜“泪尽”，她们身上处处闪耀着“大慈大爱母亲”的动人光芒。

### 三、“海洋升华”：中西方海洋书写的共同趋向

以“航海技艺”和“海洋想象力”为主要叙述和抒情内容的海洋文学，在中西海洋文学中各自发展，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诗学传统。但是它们并非始终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奔驰，到了18世纪前后，这两种不同美质的海洋文学，竟然形成了交叉和合流发展的态势。

这个时期的中国航海具有丰富的实践，可惜被“忽视”了。约翰·迈克写道：“无论海景是否被赋予祖先意义，大海是岛屿或大陆领土主权的延伸这种说法有着普遍的意义。……我们已看到，中国明朝的航海家们穿越太平洋，进入印度洋，这种大规模探索和发现被忽略了。当清朝统治者在17世纪中叶建立其影响时，明朝的航海史又进一步被忽视了，清朝的工作重心更多的集中在保护中国现有疆域的安全而不是通过海上冒险去拓展它。(99)”约翰·迈克认为，在17世纪前后，也就是明清时期，中西的海洋书写曾经拥有过共同的航海题材，可惜被中国的作家们“忽略”和“忽视”了，中西海洋文学也就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相逢的机会。

虽然没有实际的历史交融，但是中西海洋文学却有了精神和美学意义上的交汇。根据玛格丽特·科恩的研究，以“航海实践智慧”为核心叙述内容的西方海洋小说诗学体系，在经历了维克多·雨果等人的“海洋现代主义”、儒勒·凡尔纳等人的海洋科幻小说、约瑟夫·康拉德等人的海洋间谍小说等演变之后，“描绘海洋的虚构作品，逐渐抹去了船只和水手。因为启蒙时期的美学理论，将工具理性和劳动与非工具性的艺术严格区别开来。空荡荡的海洋，接下来经受了浪漫主义的升华。当时描写海洋的作品，脱离了历史上真实的航海者；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发挥想象力，任意为海洋重塑人物形象。(15)”

也就是说，西方海洋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从写实主义到浪漫想象的一个转变。其原因之一，便是“技艺时代的结束”。这是玛格丽特·科恩《小说与海洋》第五章最后一节的小标题。当航海技术越来越科技化和自动化，“航海技艺”便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因此海洋小说主题的变化是必然的，这在“海洋爱情”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航海距离也越发遥远，所以这种“海洋爱情”故事还大多呈现为跨越大洋界限的浪漫特质。玛格丽特·科恩认真考察了这个文学转变现象。她看到，格拉菲尼《一个秘鲁女人的来信》描写了穿越大西洋的船上产生的一个印加公主与一个法国青年的恋情；布鲁克《艾米丽·蒙塔古往事录》中的爱情故事

也穿越了大西洋；而司各特《海盗》，其中心内容也是善良的乡村少女与纵横大海的海盗之间的情感交流。“像这样的跨海爱情推动了英国小说和法国小说的情节发展，同时也有其文化作用。……外国的海洋给（本国）中心文化带来了异质色彩。（177）”

对此，玛格丽特·科恩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她说：“我在重构海洋冒险小说几百年发展历史时发现，在欧洲文化的海洋想象中，存在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变。我……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将其命名为‘海洋的升华’。（15）”

其实这种“海洋爱情”文学在美国也有显著的体现，被誉为“19世纪美国最杰出女诗人”的艾米莉·狄金森，她的诗歌主题就是“爱情和大海”。在《它是这样小的 小船》中，“小船代表诗人自己，大海则象征着某位男性。诗歌通过大海吸引小船离开岸边，表达了一位情窦初开的女子对男性的向往。……可以看出，狄金森的‘大海’并非自然界的大海，而是男性世界的象征。在另一首《我的河儿流向你》中，狄金森再次用大海喻指男性，但此时‘我’已不再是一条‘小船’，而是不顾一切地奔向大海的河流。（汪汉利 9）”

可见这个“海洋升华”，是以“航海技艺”为特色的现实海洋书写，向虚拟性诗化海洋的“升华”，是冒险性航海行动向追求爱情的航海行动的“升华”。

“海洋升华”的结果之一，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海洋”逐渐脱离了它的现实性，而演变成了一个“寓言体”书写对象。玛格丽特·科恩以弥尔顿《失乐园》为例，详细论析了西方海洋文学的这一转变。她看到“海洋升华”之后，现实性海洋变成了“崇高的海洋”，而“崇高的最好体验就是站在一艘船上”。对此，就需要“将海上作业与海洋的崇高割裂开来”。她引述了康德在《判断力批评》“分析崇高”中的一段话作为佐证说：“如果我们想要看到海洋的崇高，就不能用平常思维去思考它，不能用各种知识去看待它。……我们应该像诗人那样去看待海洋，只管眼中所见，这样才能发现它的崇高。（201）”

崇高美学理念对海洋文学的影响结果，便是作家们创造出了一个主观色彩非常浓厚的“狂野的海洋”，西方的海洋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审美阶段。“当人类活动从海洋中抽离，浪漫主义作家就开始创造各种各样的生物来填充海洋。”玛格丽特·科恩认为这是“启蒙主义”的体现，影响力至今不衰。

而这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清朝时期。清代的海洋文学，恰恰出现了“想象性海洋书写”的文学思潮。在继承唐宋以来的海洋现实主义书写传统的同时，源于《山海经》的海洋浪漫主义书写在清代得到了“回潮”式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如袁枚《子不语》中志怪式海洋想象作品。连玛格丽特·科恩津津乐道的西方“跨海爱情”，在晚清作家王韬的海洋小说中也多有描述。如果我们对于海洋爱情的理解稍稍宽泛一些，那么甚至如《聊斋志异》的《夜叉国》等中土人士与南洋土著岛民的情爱故事也可以归入其中。所以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西方海洋文学这一新的“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其实同时期的中国也“有之”，甚至还是“早就有之”，因为玛格丽特·科恩和康德所说的“海洋的崇高”，其实在汉朝的海赋作品中，就有大量的存在。班彪《觅海赋》等作品，洋洋洒洒，纵情肆意，多角度多层次描述了大海的壮观气势，表达出对于大海的敬畏情感。

所以从创作实践来看，中国海洋文学的浪漫主义特质自古存在，对于大海的崇高美质也早就有反映和描述，这是我们可以感动欣喜的地方。但是在西方，这种形成与18世纪的“精神性”海洋文学，成为整个启蒙时代文学的有机组成，其影响力经久不衰，而我们源于古代的海洋浪漫主义文学

传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学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 四、结语

全世界海洋浑然一体，永远不朽。“在所有这些海岸上，同时回响着过去与未来的声音。……它永远不会静止下来，永远不会经年不变。……因而，我们便会察觉到，就像海洋的任何物理现实一样，生命也是一种有形的力量，一种强大而目标明确的力量，就像上涨的潮水一样，它向着自己的目标奔去，是不可压垮也不可扭转的。（卡逊 257）”

正因为如此，“海洋失语症”或许存在，但不可能是常态。“回归海洋”和“海洋升华”，都是对“海洋失语症”的有力矫正。这也是玛格丽特·科恩在《小说与海洋》中提出的概念。她为西方学术界一度患上“海洋失语症”而担忧。她指出，到后来，“即使以海洋为主题的小说，也并不关注航海活动。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无视足以被称为‘海洋失语症’。（20）”

而“海洋失语症”在中国更有很长时间的存在。甚至到了今天，在国家大力推进海洋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专家学者仍然对“海洋”视而不见，长期“失语”。中国式的海洋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构建。

玛格丽特·科恩说，她很高兴地看到，进入 21 世纪后，“海洋失语症”开始消退。近年来，“高校学者也开始重新探索海洋和航海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和经济历史，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美学和认知学。在文学研究领域，……到了 21 世纪的头 10 年，海洋体现进入了视野。我的海洋冒险小说文学史研究，也请求小说批评家们，‘离岸，起航’。（21）”

这种变化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体现。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改变了我们的海洋观。中国的“海洋失语症”迅速消退，中国的海洋书写和海洋文学研究，也以新的“离岸，起航”的姿态，迈入“重回海洋”的历史新阶段，构建起中国式的“海洋升华”的新图景。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Ni Nongshu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9-4385-8510>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陈橙：《西方海洋小说史的新构建——评《小说与海洋》》，陈橙、齐珮主编，《海洋文化经典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Chen Cheng. "A New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aritime Fiction: A Review of *The Novel and the Sea*." *Classics of Maritime Culture*, ed. Chen Cheng and Qi Pei.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6.]

东方朔：《神异经》。《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Dongfang Shuo. *The Classic of Marvels. A Grand Anthology of Notes and Fiction from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明万历刻本。

[Hu Yinglin. *Shao Shi Shan Fang Bi Cong*. Ming Wanli block-printed edition.]

卡逊, 蕾切尔:《环绕我们的海洋》。宋龙艺译。译文出版社, 2018年。

[Carson, Rachel. *The Sea Around Us*. Translated by Song Longy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海洋的边缘》。冯超译。译文出版社, 2018年。

[---. *The Edge of the Sea*. Translated by Feng Chao,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科恩, 玛格丽特:《小说与海洋》。陈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

[Cohen, Margaret. *The Novel and the Sea*. Translated by Chen Cheng et al.,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Lu Xun. "Preface to A Voyage to the Mo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0.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迈克, 约翰:《海洋:一部文化史》。冯延群、陈淑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

[Mack, John. *The Sea: A Cultur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Feng Yanqun and Chen Shuy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逻辑起点和原型意义——对《山海经》海洋叙事的综合考察》,《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2009年):10-15。

[Ni Nongshui.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ototypical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Ficti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Maritime Narrative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09, pp. 10-15.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335X.2009.01.003>]

汪汉利:《狄金森的大海与爱情》。《世界文化》,第9期(2017年):8-10。

[Wang Hanli. "Dickinson's Sea and Love." *World Culture*, no. 9, 2017, pp. 8-10.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9172.2017.09.004>]

永瑢, 爱新觉罗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四子部十二小说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Yongrong, Aisin-Gioro, et al. *A Concise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4, subsection 12, fiction category.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张邦基:《墨庄漫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Zhang Bangji. *Notes from the Mozhuang Studio. A Grand Anthology of Notes and Fiction from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0.]

朱国华:《西方海洋观与文学:以《小说与海洋》为例》。《南方论坛》,第1期(2025年):14-26。

[Zhu Guohua. "Western Views of the Sea and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Novel and the Sea*." *Southern Forum*, no. 1, 2025, pp. 14-2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772.2025.01.004>]